

夺取天险娄山关

■ 耿 飏

以长击短,降低对手样式维度

红军擅长且符合客观实际的作战样式是运动战、伏击战、歼灭战。国民党军规模大、装备好、补给充足,擅长的作战样式是阵地战、正面战、消耗战。要战胜敌人,就不能在阵地战、消耗战维度与其一较高低,而要把敌人降低或拖到运动战、歼灭战维度,以己之长击敌之短。

毛泽东同志指挥四渡赤水作战,总是力避敌方擅长的维度,而力争把敌方拖入不擅长的维度。四渡赤水一开始的土城之战,就是一场阵地攻坚战。毛泽东同志认为战役失利的主要问题是“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性,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。”而后的作战,一扫土城之战的阴影,“有时向东,有时向西,有时走大路,有时走小路,有时走老路,有时走新路,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,求得作战的胜利。”

信息时代,技术优势固然是军队最重要的优势,但并不是唯一优势,综合优势、万能优势。阿富汗战争、叙利亚战争、也门冲突、纳卡冲突的实战表明,信息技术不发达的一方,通过游击战、网络战、舆论战、消耗战、暗杀破坏等,将对手依托技术优势实施的作战样式降到“混合战”维度,照样可以打得有声有色。

我打我的,降低对手认知维度

如果按正常逻辑、常规套路打仗,战场态势就会沿着对方的认知路径向下走。要摆脱处处应对的被动局面,最好的办法就是“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”,跳出对方认知路径,降低对手的认知维度,让敌无法预测我下一步行动,达到攻其无备、出其不意的效果。

四渡赤水,红军处于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状态。按照常理,后有追兵,要么跑,要么迎;如果跑,要么绕,要么突。但毛泽东同志没有按常理出牌,而是向着敌人的围追方向,跳到敌人后面去,完全出乎蒋介石所料。一渡赤水进占滇西北小镇扎西,国民党各路大军尾随而至,下一步向哪走?成为党中央面临的重大问题。毛泽东同志主张二渡赤水回遵义,但中革军委其他同志都不理解,刚刚在土城吃了败仗,好不容易跳出包围圈,怎么又往回走?但毛泽东同志却认为,大家都想不到,蒋介石更想不到,这样才能出其不意。三渡赤水诱敌西进,当国民党军奋力西追时,毛泽东同志却率领红军突然折返,四渡赤水,然后急速南下,跨乌江、临贵阳、逼昆明,将国民党军甩在数百里之外。

信息化智能化战场,降低对手认知维度,要么以奇用兵,跳出常规攻防作战程序化模式,乘奇时、觅奇地、用奇器、设奇兵,施奇法,实施非线性、非常规、非逻辑作战;要么隐真示假,通过欺骗迷惑,设计引诱、舆论造势、舆情引导,让对手产生认知错觉;还可以加快己方作战节奏,在对方来不及反应前,就进入下一个决策周期,改变我变,变在敌前,彻底在认知维度瘫痪对手。

军民一体,降低对手环境维度

据悉,蒋介石晚年才认识到,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对三民主义的背叛、对人民的背叛、对民生的背叛。四渡赤水,民心完全在我军一方。

川、黔、滇本来是国统区,国民党在乡上都派驻了官员,川黔滇军接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领导,可谓占尽天时、地利。但当地百姓却对国民党官员与军阀的巧取豪夺有切肤之痛。反观红军,严格执行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,每到一处,张贴粉刷标语,散发《红军报》,宣传党和军队主张。开展文艺表演、医疗服务、助农助产,拉近与人民感情。红军还通过打土豪,将地主官员的“浮财”散给群众。3万多红军,在40多万国民党大军眼皮底下来回穿梭,111天的时间里,川、黔、滇边界狭小地域内闪转腾挪。人们不禁要问,红军是如何秘密行动的?又是如何精准掌握国民党军动向的?这既得益于我军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,更得益于当地群众的侦察和拼死掩护。

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”,环境维度提升的根本在于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护。无论时代条件怎么变,人永远是战争的决定因素,兵民永远是胜利之本,战争之伟力永远植根于民众之中。无论战争形态如何发展,作战样式如何变化,争取民心、军民一体始终是制胜的重要法宝。

●1935年1月,红军相继攻克娄山关、桐梓城、牛栏关、松坎,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广大地区,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。本文记述了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参加娄山关战斗的情景。

娄山关位于娄山山脉的最高峰,四周山峰环立,陡峻非常,两座山峰之间,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,这就是被称为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娄山关。从遵义通往桐梓的公路,沿着这座山峰蜿蜒而上;从山下仰望这条公路,像一条云端飞舞的长龙。

要夺取这座天险的娄山关,必须从正面沿着这条公路进行仰攻。我和杨政委(编者注:杨成武)商量后,认为在作战部署上要十分精密,既要正面强攻,又要设法从侧面抄袭才能奏效。左面的悬崖峭壁是无法过去的,但右面的险峻高山或者可能攀登,如能从这里找到一条可行的小道,迂回到敌人侧背是最为理想的。

1月6日拂晓,部队由板桥镇出发,向娄山关前进。8时许逼近山脚。一营为前队,担任正面主攻,营长李光顺率领全营沿公路向娄山关以梯队展开前进。二营为第二梯队,集结在

山下待命。侦察队长潘梓年(潘峰)带领侦察队和工兵排隐蔽地向右侧山峰运动,觅路攀登娄山关右面的高山向敌后前进。

山上敌人恐慌地向我下面进攻部队射击。有个参谋同志说:“活见鬼,还隔两千多米他们就开枪了,真是吓破胆了。”通信班已架好公路旁边通向遵义的第一根电话线,我正要向师部报告战斗开始情况,拿起听筒,不料已经有人先我在讲话。我感到非常奇怪,连忙紧握着送话筒的一端向杨政委招手,一同贴耳细听,听到一方急促而又十分恐慌的声调说:“红军来了,有好几个团,正向我猛攻,我们快吃不住了,要马上派兵来增援,要快!”接着另一方用命令的口吻说:“军座交代,已派有一个师向松坎前进。你们无论如何要坚守,不准后撤一步。要注意警戒东边的小道,提防赤匪通过你们的侧后袭击桐梓城。”这明明是侯之担师部在与王家烈通话。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,想不到娄山关旁真有一条小路,而且是敌人最担心、最空虚的缺口,有这条小路我们的侧翼迂回部队就能迂回到敌后,就会使我主攻部队减少伤亡,我们当然不能放过这一良好的机会。于是我立即将这一情

况告诉了潘梓年同志,并命令其虚张声势地向桐梓方向前进,截断娄山关敌人的后路,并袭扰桐梓城。又指派专人继续窃听敌人的电话,因为它是很好的情报来源。又令正在仰攻的部队,暂缓攻击,布置好左侧优势的强大火力,待命总攻。

一个钟头后,一切总攻的布置都已经安排妥当。正在这时,敌人的电话铃声又响了,监听人员用兴奋的神色在向我们打着手势,我大步走拢去接过听筒,杨政委也走了过来。我们听到的还是方才敌军的那家伙的声音,但已经不是先前那种漫不经心的泰然声调,而是用一种紧张得几乎发抖的声音在喊。

我们已经知道敌人要跑!快!快快快总攻!于是十多支军号向娄山关一齐吹起雄壮而嘹亮的冲锋号:“嗚嗚嗚嗚嗚嗚……”所有的轻重机关枪,随着号音也一起向山上敌人开火了。无数的红色勇士们,个个都是雄赳赳气昂昂,像生龙活虎一样向山顶上飞奔过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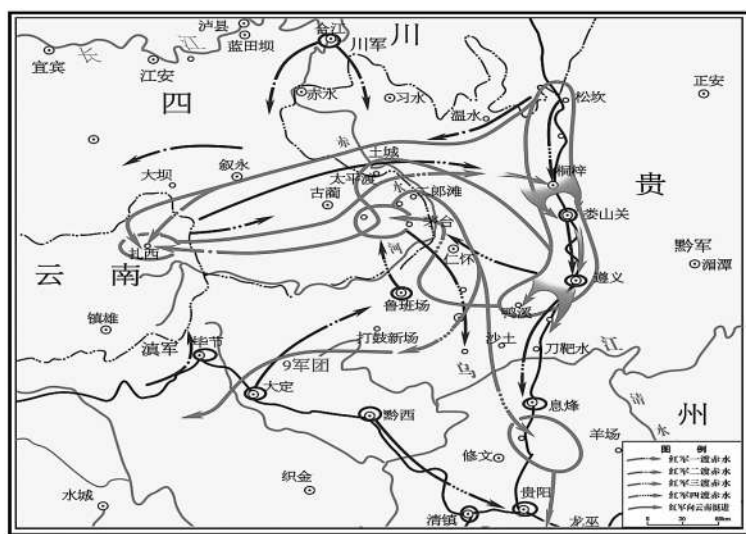
敌人在做垂死挣扎,一堆一堆地躲在石头掩体后面,坚守着狭窄的关口,并以机关枪、手榴弹、石头向我们射击和投掷。我主攻部队不断向敌人进行猛烈攻击,敌人也顽强抵抗。只听得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震动着山谷,子弹在身边、头上嗖嗖地啸叫着飞个不停。这样战斗了两个钟头以后,忽然,随着接连不断的手榴弹爆炸声,笼罩着山顶的浓雾霎时散开了。只见战士们挺着手中的刺刀,在枪林弹雨中向敌人猛冲过去,以白刃扑杀,进占了娄山关的关口。枪声已渐渐停了下来,关口上的敌人受到了极大的杀伤,全部溃退下去。部队在跟踪着溃敌进行穷追。我们上到关口,只见公路两旁被炸死的敌人尸体满地,血迹斑斑,伤兵哀声号叫。再行几步,见有茅屋数间,石碑矗立,上面刻着“娄山关”三个大字。俯视白云朵朵,旭日已然升起,确有“举头红日近,回首白云低”之感。

(摘自《星火燎原精选本(融媒书)》,有删减)



四渡赤水:出奇制胜的典范

■ 冯斌 刘奎



红军四渡赤水经过要图

1935年初,蒋介石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、桂、川、黔、滇等省军阀部队达数十万人,企图把3万多红军一举歼灭。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根据遵义会议决定,计划率红军从遵义地区出发,在泸州至宜宾段北渡长江。1月19日起,红军兵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开进,一幕战争史上的精彩大戏悄然拉开帷幕,这正是被毛泽东同志誉为“得意之笔”的四渡赤水战役。此役,红军以弱胜强、出奇制胜,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军事遗产。

一渡赤水,顺势之奇

1935年1月29日拂晓前,红军主力向古蔺、叙永地区前进,计划北渡长江,川军当即以8个旅的兵力分路向我追截,并以4个旅封锁长江,堵住红军北进之路。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,滇军3个旅向毕节、镇雄急进,妄图围截红军。前有敌军沿路设防,后有追兵在路上。面对危急状况,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,一渡赤水剑指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川黔滇三省边界地区扎西,暂缓北渡长江。旨在保存军力,待机歼敌或机动。

尽管遭遇了困局危局,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镇定自若、顺势决策,跳出了思维的困囿,适时改变既定计划。既能把握有利战机,使得红军按建制顺利脱离敌人,又能细研敌我优劣,快速拟制出最有利的方案,不断争取战场上的主动。

二渡赤水,逆思之奇

红军集结扎西之后,国民党军判断我行动方向仍然是北渡长江,与红四方面军会合,故其调集主力,妄图围歼我军于长江以南、叙永以西、横江以东地区。毛泽东同志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,敌人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位于黔北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,遂决定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觉,逆向而行,挥师东进,乘敌之虚重返贵州。

2月11日,面对敌军进占扎西的威胁,毛泽东同志出敌不意地指挥红军挥戈东向,重入贵州。贵州军阀王家烈闻讯,急忙调兵向赤水河急进,企图堵击我军东渡。我先头部队于18日快敌一步赶到赤水河东岸,在二郎滩背水迎敌,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。18日至21日,我军在太平渡、二郎滩二渡

赤水,把身后追击的川军等敌甩开,使其堵击、合围我军的企图落空。渡过赤水河后,我军兼程疾进,乘桐梓、遵义地区守敌兵力薄弱之际,发起了遵义之战。24日占领桐梓,25日一举突破地形险峻的娄山关,28日再占遵义。

遵义之战的胜利,体现了逆向思维的奇。兵无常势,水无常形,作战不同于人类其他领域的活动,许多情境下并没有可以遵循的先例,只有出奇、创新方能制胜。利用逆向思维筹划作战,能够破除固定呆板的定式思维,正向思维等带来的弊端,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面对国民党军精心构筑的包围圈,毛泽东同志并非执着于北渡长江,而是用逆向思维换个角度分析出敌之薄弱环节,不进而退,赢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。

三渡赤水,谋势之奇

我军获得遵义大捷后,蒋介石急忙飞到重庆“督战”,并把进攻中央红军根据地的堡垒政策又搬了出来,妄图以堡垒主义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略,实行南北夹击,压迫我军于遵义、鸭溪狭窄地区。为此,蒋还电令:“川黔各军不得擅自进退。”毛泽东同志洞察秋毫,将计就计,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,佯装进攻,以诱使更多敌人前来围剿,为摆脱敌人埋下了伏笔。

3月5日起,红军以一部兵力依托桐梓、遵义之线的有利地形,吸引川军向东,而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、长干山等地区寻求歼敌之机。当敌重新逼进时,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,在运动中寻求歼敌机会,毛泽东同志率红军于3月16日突然经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,向古蔺、叙永方向前进,佯作北渡长江姿态。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,急令川、黔、湘等省军阀部队及中央军向我发起追击,又调滇军从毕节截击,企图再次对我形成包围圈。

整个战役中,国民党军的威胁时刻存在,一个3万多,一个超过40万,一个缺少补给,一个齐装弹药,红军较之

于国民党军力量悬殊极大。毛泽东同志积极谋划营造态势,指挥红军通过持续运动的方式,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,或声东击西、或释放烟幕、或派出佯兵,不断地制造出虚假状况,并利用电台适时掌握敌情变化,让红军知己知彼,让敌军陷入重重迷雾,无法摸清红军的真实态势,再度赢得主动。

四渡赤水,调敌之奇

三渡赤水后,我军再次进入川南,敌仍然判断我要北渡长江,各路敌军再向川南进击。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,决定乘敌不备,折而向东,并以一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佯攻古蔺等地,诱敌向西。此时此刻,各路国民党军抓紧时间汇聚,准备在古蔺等地包围红军,却不料我军已秘密调遣行动,回师东进。红军于3月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、九溪口、太平渡等第四次渡过赤水河,调头南下,恰好与北上之敌相背而行,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敌封锁线,31日南渡乌江,兵指贵阳,把追敌远远甩在身后。

作战决策,不仅需要主动谋划营造态势,更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调动敌人,让敌之态势利于我行动。红军在川南渡江受困后,可谓进退两难,前面是川军在泸州、宜宾一线布置的“铁板阵”,后面是国民党中央军、黔军、滇军等布置的“口袋阵”。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充分把握敌我态势变化、川黔滇战场环境实情,既不冒险北渡长江,也不消极后退,而是因势利导,把敌人调动到己方设想的位置,如同四两拨千斤般,在进退两难中找出了最为适宜的道路。

制图设计:贾国梁

图片来源:解放军报资料图片

四渡赤水的「降维打击」意蕴

■ 刘奎 冯斌

降维打击概念源自科幻小说,是指把攻击目标所处的三维立体空间,降低到二维平面空间,攻击目标就从有血有肉的有机体,变成了一幅静态二维图景。降维打击包括高维打低维、多维打单维、强维打弱维,本质上看是一种非对称作战,不过“维度差”不是被动等待出现的,而是通过降低对方某一维度,或提升己方某一维度,主动实现特定维度态势的强弱互易。四渡赤水,无疑是红军创造的一次军事奇迹,深入分析其高超指挥艺术,其中有不少降维打击的内容。

避实就虚,降低对手布势维度

作战中,敌作战布势尽管是一个整体,但并非密不透风、铁板一块,总有空虚薄弱之处,我在其空虚薄弱之处活动,就可动得游刃有余、打得得心应手,并达到“攻弱则强者亦弱”的效果。

四渡赤水,我3万多红军能在敌40多万大军中往来穿梭,机动回旋,利用的就是敌作战布势之侧翼、后方、结合部、空白区。敌人打过来,我就翻过去,敌人折过来,我就折回去,与敌在川、黔、滇三省交界处捉迷藏。在敌各支力量之中,求敌动机最强,作战能力最好的是川军,而一打就散、一冲就跑的是黔军。土城一战,川军展现了其凶悍一面。在之后的反复较量中,红军力避与川军交锋,专打黔军,充分利用敌布势维度的漏洞和缺陷。

现代作战是体系的对抗,作战体系的薄弱环节不仅仅是侧翼、后方、结合部、空白区,还包括信息基础设施、网络枢纽、关键链路、指控系统、战争潜力目标等,通过干扰、打击、破坏这些网络信息体系的大脑、神经和血液,就可以瘫痪整个网络,实现“体系破击”。

